



15
15683
1

校刻日本外史



校刻日本外史序
 謹按藝國賴襄所著日本外史二十二
 卷其所紀起源氏創業以訖極盛至治
 之矣非
 今代矣凡數百千年之久記時事之書充
 棟不帝而襄獨力網羅以折其衷其間
 未必無少差失然其人以通才達識存

平生精力焉故能詳而不繁略而不疎
序事實而雅健議論實而俊偉世道治
亂隆替人心邪正忠佞章章於不律之
下矣我

公擇於羣籍而取焉

命臣學校正以刻於學大抵近日學人
文士之弊晰漢土之跡而矚我國之事

彼之歷史涉獵是勢而東鑑太平記束
之高閣甚者不究

今代極盛至治之所由矣至武人俗吏則
胸中固無學識據坊間俗書觀古今人
物甚則至信稗官抵掌之談以爲論斷
其爲弊雖異其誤人害事豈淺鮮乎今
此書質實易讀雖武人俗吏不甚識字

者皆可辨其意義且足以發生其學識
矣而其雅健俊偉之文比之彼之歷史
中傑然者未必甚有慙色矣則亦裨益
於學人文士詎止免於近日流弊而已
可不謂佳書邪學人文士不可不讀此
書武人俗吏亦不可不讀此書是豈刻
之所以不可已也歟且夫我之有源氏

猶彼之有秦氏也隔閼古今之間若別
關一天地者嗚呼古今形勢之變豈人
力所能致哉故後之爲治爲學者未嘗
不講明於源氏自蘇軾力答以好書士之
王朝之故而至其典章文物施爲之方古今
異宜其實多不可行乎今者且生今之
毒反古之道前脩有烟戒焉則今之人

王朝

能觀於源氏以下審其治亂隆替之狀
覈其邪正忠佞之情以爲規則焉以爲
鑒戒焉其可矣夫天下多史乘不無詳
備者今特取斷自源氏者以供造士之
一助謂始通鑑起威烈史記世家起
公之意蓋又在于斯矣抑作史之家必
慎其所托始通鑑起威烈史記世家起

秦伯其列傳起伯夷而此書起源氏是
作者自有意焉今不復論獨推

公所以取此書而刻之之意以告讀者
云

天保十五年秋八月川越儒學教授兼
侍讀保岡亨撰于江都靈南邸解舍



公尚以嫌其書而陵之之意之古者首
補其自其意此今不其論其非也
天賦十五平好人民以多欲其大
云者亦得取斷自漢代者以也士之
許其非國筆其下其微其也
公尚以嫌其書而陵之之意之古者首

閣閣
下同
一作
昔古
一作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
以為自古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
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
貌以養已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
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
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
轍所為。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
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

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郵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

慇懃。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

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

接譽效。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

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輒書稱史遷文有奇

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略。輕信淺陋無識。夫

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之譏。況如襄

警效言笑也

拆原作
折今據
文集

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
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
恨其有關。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

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

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羣雄。關係治

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

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

引旁搜。辨拆錯銖。世自有其人。以為非襄輩所及也。

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

不必上
一有事
字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

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次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

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

其中實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則權豪於

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事實。

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

撰名號。以黷

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首至尾。睹

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

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溢。

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襲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為

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

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裁。皆

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啻學

輓近之文縉。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

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襄
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
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病羸
不能效力父母之邦。況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
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為太
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校刻日本外史例言八則

一此書傳播日久。展轉謄寫。因致文字多異。同今專取桑
名文庫寫本。拙修齋聚珍版。而桑名本雖襄所進尚係
未定拙修本。每經刷印。自相差謬。故所在異本。搜索殆
盡。一一對讎。从文義明暢者。以成定本。而聞書某字。从
某本書。某一作某。非若誤揭之闌外。凡書一作者。指本
書異本。

一兩可者。不敢臆決。書某一作某。一無某字。一有某字。
一事實未詳。所原及文字疑有訛舛。皆按他書。書某或作
某。書某書及諸書。作某。以俟後考。凡書或作者。皆係他

書援引

一明覺屬謬誤者書舊誤作某書據他書訂正之書按據某書某當作某或但書某當作某某疑當作某或直陳所見不復改作也

一文字漏脫者書當有某字書據他書補之衍復者或直刪之或書當刪或書衍復某字

一拙修本及他本多取襄嘗上樂翁公書載之簡端書中自言著書旨趣頗詳今因而用之當自序

一桑茗本序事轉換斷絕處乙之有於大段者有於小段者不甚齊整然不無益於讀者今亦姑用之但其甚害

文理者則改之足利記上山高元上山其氏也而讀上為上聲德川記自下山遁下山地名也而讀下為去聲以為物升降于此其本誤讀多此類可以見勾乙未必作者之意

一施傍訓點句讀以為黃小計土地山河及人之名氏音訓涉奇僻者或从音从訓之可疑者或音訓錯雜之難辨者亦為施音訓遺漏尚多當追填之但方音轉訛無窮稱呼紛亂難齊昔源君美之博猶稱難詳況字之固陋寡聞曷足以辨之今其不詳者一切闕如或按他書書某或作某以俟明者補訂

保岡手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一) 神皇正統記

陸奥誌記

將門記

後三年合戰草紙

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承久記

異本太平記

今昔物語

奥羽軍記

純友追討記

保元平治物語

長門本平家物語

東鑑

太平記

參考太平記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太平記綱目

伯耆卷

關城書

梅松論

足利治亂記

明德記

富士御覽記

椿葉記

長祿寬正記

結城戰場物語

櫻雲記

菊池軍記

保曆間記

花營三代記

室町殿日記

應永記

北山行幸記

永享行幸記

嘉吉記

應仁記

應仁略記

重編應仁記

鎌倉大草紙

細川政元記

三好別記

十河物語

光源院記

北條五代記

豆相記

河越記

應仁別記

文明統記

細川勝元記

三好成立記

松永記

穴太記

赤松記

房總治亂記

相州兵亂記

國府臺前記

國府臺後記
里見軍記
伊達成實記
山形記
甲亂記
武田三代記
謙信軍記
北國太平記
中國治亂記
江就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蘆名記
最上記
東國太平記
甲陽軍鑑
北越軍記
河中島合戰記并圖
上杉輝虎注進狀
陰德太平記
毛利家記

筑紫軍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信長記
立入宗繼記
天正記
小松記
淺井軍記
江北記
蒲生氏鄉記
柴田退治記

別所長治記
九州治亂記
織田真記
太閤記
豐鑑
富樫記
朝倉軍記
江濃記
惟任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朝鮮軍記并圖

高麗陣日記

清正記

黑田長政記

將士美談

武家閑談

武將感狀記

武家盛衰記

故老物語

島津家記

朝鮮征伐記

朝鮮物語

前田軍記

細川忠興記

武邊物語

武者物語

武家高名記

老人雜話

大河内秀綱物語

○三河記

松平譜

創業記

松榮紀事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軍記并圖

關原外記

石卵餘史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誠

三河物語

德川記

藤澤寺緣起

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記大全

石田記

駿府政事錄

御遺訓附錄

慶長記

慶長一統記

元和記

三形原合戰記并圖

大阪記

難波戰記四種

秀賴記

若江合戰記

榎井合戰記并圖

淺野家臣記

酒井家記

慶長日記

四戰紀聞

小牧合戰圖

大阪軍記并圖

冬夏日記

大阪首帳

大阪冬夏陣覺書

淺野家記

小幡景憲事記

本佐錄

落穂集

玉滴隱見

武野燭談

諸家大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記

文德實錄

令義解

延喜式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玉露叢

岩淵夜話

柳營秘鑑

諸家深秘錄

續日本後記

三代實錄

類聚三代格

姓氏錄

職原抄

尊卑分脈

武家敘任

武家大系圖

細川系圖

上杉系圖

建武式目

主圖合結

○水鏡

世繼物語

皇胤紹運錄

公卿補任

大系圖

足利系圖

德川系圖

貞永式目

知譜拙記

武鑑五種

扶桑略記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宇治拾遺

百鍊鈔

古事談

著聞集

徒然草

後愚昧記

親元記

東寺執行日記

義貞記

增鏡

上海

愚管抄

續古事談

十訓鈔

愚昧記

康富記

祇園執行日記

吉野拾遺

菊池武朝申狀

吉野事書案

宗良親王集

○大日本史

國史實錄

藩翰譜

鎌倉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東照宮年譜

武德大成記

武德編年集成

新葉集

吉野事書案

大日本史贊數

烈祖成績

王代一覽

京都將軍譜

豐臣秀吉譜

年譜附尾

武德安民記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元史

明史紀事本末

皇明通記

兩朝平壤錄

異稱日本傳

○和漢合運

羅山集

五事略

本朝通紀

人業廣記

明史

懲忠錄

皇明實紀

中山傳信錄

木下長嘯集

讀史餘論

保建大記

中興鑑言

日本外史
引册書目

制度通

駿臺雜話

逸史

稱謂私言

南留別志

通語

常山紀談

日本外史
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三
源氏正記

日本外史

目次

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三

源氏正記

日本外史
目次

源氏下

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卷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卷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卷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卷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卷十

日本外史 目錄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卷十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卷十二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卷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卷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卷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日本外史

四



隋志不
置与俱内

日本外史卷

源氏前記

平氏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有於此時歟。及讀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橫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嘗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天子為之元帥。大臣大連為之編櫛。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

日本外史

卷之一

日本外史

目錄

四

契劄
全義解云有周國須
契餘國皆待契首

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下能制服海內施及三韓肅慎
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
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
以蓄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
取其一五人為伍伍二為火火五為隊隊二為旅旅十為
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為騎隊皆任守令簡
點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劄勘
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
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
首領不從約水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

一作自
文吏出

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
管之於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
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
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為之將帥者或出自文吏臨兵陣
畢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
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
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
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
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
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

軀救俱切

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輿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
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衛。而守令莫之能制。清
行所謂非六軍。軀虎而為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
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
慶。馴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
各有所習用。以相隸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
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
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勦誅。莫不立辦。廟堂之上。務取恬
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回。方且延為爪身。以相傾排而已。
鳥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

恬熙安和也

媮他候切与偷同

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稷命者。勅平氏討之。
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為得控馭之術。
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古制。苟媮一
時。皆足以自取困蹶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
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
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
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恪
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
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
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

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敘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畱心焉。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莫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鑒。敘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鎮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爲左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

爲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時國香爲常陸大掾。良兼爲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卽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敕討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與世王。兇險喜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

征東或
作征夷

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顧公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為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弟將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偽宮於下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邪。遂與謀友。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為天子。公藤原氏能為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為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為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率諸將

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其眾。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鄉。世為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款接之。命食其食。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輕率不足與有為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鄉合兵四十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拒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阻。走據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或鬪。貞盛麾兵蹙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秀鄉斬其首。興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

後累

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敘從五位上。累遷從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李維衡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賴鬪。謫徙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與源氏並為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子義親。為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為追討使。賜鐸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為入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

鐸鈴

官遣使勅賜鈴振鳴之為節

速一作

海盜起。忠盛逮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重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詔。不朝為怯。其辱宗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長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歿。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間拔刀。刀光外射。眾人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眾歌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言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眾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

劾猶數推窮罪也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六

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刃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取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觀鬼髮如束。鉞乍親乍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稈以代笠。捉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可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上皇。即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即男也。卿以為子也。宮人免身。生男。是

為清盛後。娶妻生家。盛賴盛。清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烏羽太子受禪。是為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為物議。烏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目之曰。叔父兒。烏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令崇德養為太子。四歲受禪。是為近衛帝。帝崩。崇德希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蚤世。為出祝詛。乃密勸烏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為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名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

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從德
舉兵。物情恟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遂
舉兵。據白河殿。源為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
當召者。清盛不與焉。蓋以忠盛夫妻傳重仁也。美福曰。安
有強如平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清盛舉其宗。應召焉。叔父
忠政獨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為檢非違使。擒上皇黨
源親治于宇治。已而勅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
少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山重盛從父
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為朝善拒。我先鋒二將為其所射殺。
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車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

甲第 第宅有甲乙次
第甲第者第
一第宅也

所為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其攻南門。白
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遷于讚
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為義。未獲。忠政出
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為義。以清盛為
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興甲第于
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已上也。心常嫉之。藤原通憲
娶清盛女為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
帝授位太子。是為二條帝。而上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
皇嬖人曰藤原信賴。求為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
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慚恨。乃與義朝

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並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眾愕然。」清盛曰：「為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為？」清盛曰：「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閱其擔出甲胄五十器械，弓箭稱之眾乃結東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眾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

失一
作矣屬
上句

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恥之有。今日之事有歟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眾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眾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羅之真逆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眾相喜慶，踴躍入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為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廢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勗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怠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

關閉
一作

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奉焉。關白藤原基實亦至。眾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召焉。眾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仍據大內。帝召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變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教盛賴盛將之分路赴大內。賊開昭明建禮二門。閉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

傳口什

櫻橋
尤近櫻橋右近
衛橋也

見色動。重盛勵眾曰。年為平治地。為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為二。留一于大宮巷。以其一傳待賢門。大呼挑戰。信賴怖。墮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大庭棕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橋樹。出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再生矣。重盛愛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卒景安家秦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重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胄墮。政家薄之。重盛打以弓。取胄被之。景安至。搏仆政家。為義平所殺。重盛怒。欲

親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卒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鈎其胄。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源氏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沓至。官軍逡巡。賊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內。收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至仁和寺。乞哀於上皇。上皇爲請之於帝。帝不許。重盛曰。卽宥之。彼何能

爲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賴于六條。磔重盛。教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將斬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爲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入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

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衛帝后為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為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歲。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欲鬪。上皇召源賴政自衛。有訛言。上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疾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

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慎勿形之辭色。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眾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為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削髮稱西光。為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為六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為清盛妻時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隆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救賜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為大功田。世襲。重盛敘從二位。任權

隨身兵仗。謂賜內舍人
近衛亦各帶劍仗者
令護隨其身
留。有累大功田使得

傳子孫非八虐之除
名不收

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敘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為高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謂眾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久也。當是時。平族為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與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削髮稱法皇。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值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昨法切}碎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衛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

于一作

女御雄略之朝始
有三

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逐資盛于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為女御。遂立為中宮。四年。右近衛大將關重盛奏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第。弟宗盛為右近衛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舉如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為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為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教盛女。然成親妹希為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七

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冑也。蓋為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結法勝寺執行俊寬。數飲之。酒令姬人侍焉。因乘間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賴進曰。梟首。檢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遣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為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關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

一照門字

誚責也

闕。重盛以三千騎衛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誚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慚恨。終間叡山座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為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救諸將士討之。清盛不奉救。則更救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

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鞫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下奴恃過分之寵。構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為其嫡子。常著高履。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為四位兵衛佐。人以為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凶徒。今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

逮捕辭之所及則
追捕之也

釋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捍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眾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歿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映慶。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凶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教盛亦為成經固請。皆得減歿。而清盛怒不自禁。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歿於平治者。

拷打也掠管也

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並隆。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下庭。附其耳曰。我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歐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九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

殆後亥切

擐貫也

叩与扣同率也

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毋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不宣討我。自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烏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曉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將。自非有寇

去用也

賊犯闕則不宐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
正襟襟吐甲覩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
葉耳聞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
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
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
四恩皇恩為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為人臣
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
萬人反唇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
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為官家
所疾誰謂不宐而運命未艾議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

艾盡也

暗 當故切
觀 与遺通遇也

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為也兒又聞之以王
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工事况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
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昔之決自有在焉素所
撫循士願為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
敕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為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
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
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歿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
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
老為此舉非為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為不可汝好計
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

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怨憑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到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卽來真不負平生而

魏 未位切

身月作

事出謬傳安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已而清盛使武士高西光並殺師高帥經流成親下備前後使人殺之故成經康賴俊寬下疏黃鳥教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足二年中宮姓清盛月親祈嚴鳥神冀得皇子教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歿鳥中十一月。中宮將產而艱人或曰成親俊寬所崇令衆僧禳之法皇乃爲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拋其謝書曰驗者視朕邪三年立爲皇太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六

無文刀無文亦刀名

痛余章切頭創也
又身傷曰

維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鳥小鳥者平氏傳
家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
盛曰母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汝汝後當知之
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歿歸得瘍疾適有醫至自宋清盛
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使
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
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
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
師相驚曰大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
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

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
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
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老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辭
憲趨出賜言曰賢相明德踟天踏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
曰聞子諫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
官家重盛新歿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
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汝子孫而歿即見視歿者何罪
且吾為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趨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
者即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
知矣言畢垂淚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籍之清盛

意頗解。禮而遣之。既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削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眾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烏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烏羽。靜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人白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即日還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時子。既拜二位。削髮稱二位尼。於是夫妻並准三宮。三月。上皇幸嚴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覲法皇。法皇之徒烏羽。中外皆咎宗盛不若其兄也。宗盛數諫清盛。乃奉還法皇于八條烏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告以仁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

三宮者
大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

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事成有重賞。那知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檢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兵圍高倉宮。將徙于土佐。兼綱父賴政為王謀主焉。平氏未之知也。賴政急使王先奔倚園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敵山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略以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鬪。我將平盛請分兵

曠
空也。前漢賈山傳
曠日十年
彌曠十餘旬云々
劉楨詩
武移切久也遠也

亂流絕流而清曰亂

猶可末也

凱還師旅之樂也

由河內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為。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驚者。擇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投稍援之。令軍而濟。不亾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盡來決死。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為平氏所驅役。邪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皆歿。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又築島其南。以優遭運。終欲

晉相率也

遷都焉。六月。遂決意。趣帝三宮百官徙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權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舉兵伊豆。相摸人大場景親擊走之。武藏人畠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賴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清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藉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以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邪。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

涅滌齒也

豈肯黨流人。君勿為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輩
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為義義朝者。
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子有賴
朝者。此豎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為請宥之。臣即
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臣憫其幼稚。
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
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稟
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稟法皇為。陛
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西曰。猶為此言邪。即賜宣旨。因問
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即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

為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鐸
鈴將五十騎。發福原。以齊藤實盛請東事。以為鄉導。行收
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
曰。今我兵皆京畿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
盛乃辭而西。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為先
鋒。進軍于富士河。當此時。畠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
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漫言。忠清勸維盛斬其
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為敵大至也。人
馬相踏藉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
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

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汝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何由自來見我乎。軍卽不利。盡橫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劉忠清衆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齊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又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召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效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優。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優。獨左大臣藤原長方曰。平安優。清盛作色而入。衆爲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卽奉五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悅。

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厩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平。爲源通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園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夷之。殺

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木丸。呼爲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兵數十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長和元年正月。長皇病崩。清盛益悔悟。復改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讚岐爲御邑。詔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舉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板倉壘。我兵遠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令南海兵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在洲股。

病作置成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閏二月。疾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爲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源賴朝頭顱而死。吾死之後。毋以供佛爲母。以誦經爲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隸。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

一
字
無
源

靖理也治也
間竊也

於法住寺殿。奏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
唯聖旨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
忠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
義圓。破行家。虜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數
遺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曰。臣非敢爲亂。乃請亂
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昔事。其
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臣父臨終。
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不能和矣。於是請
救陸奧。藤原秀衡。擊賴朝。救越後。城資長。擊義仲。資長。平
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兵。南擊義仲。不利。

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奧守。趣伐源氏。資長復發。
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
敗績。經正走入若狹。通盛退保敦賀城。召經正未至。義仲
兵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
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具騶從。拜賀。
二年。二月。敘從一位。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爲追討使。
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
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
中。謂大場景尚曰。平替源興。盡降未曾。景尚曰。東人無不
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

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闕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燧城。城據山帶谿。最爲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齋明者。爲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堤貯水。君決東山趾。立涸矣。臣爲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鬪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トガレ}二城據之。降將齋明進言

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並山。忠度以二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舉刀斫其胄。胄墮。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鬪。知度自屠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佐良岳。當此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

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畠
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
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
召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汝知彼一隊將爲誰。曰。畠山重
能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鬪者。遣兼
光與鬪。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
擊大戰。大場景尚自呼而鬪。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
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
盛呼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
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攫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

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
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
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
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
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
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
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
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
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遺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
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

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
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
多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
窺京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
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退義
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
奔西國以圖再舉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桓武實肇此
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
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
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

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
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
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右
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
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教盛清房二
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
大納言平時忠而西權大納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
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
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
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耶乃召畠山重能兄弟曰女子弟

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衆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馬而行。終可庇乎。衆相顧。悽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貺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齋返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敘別而行。因卽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

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不忍并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詰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教。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後。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墓。白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而西。

停一作

緒方一作尾形下同

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勅停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即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方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時忠讓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為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徙

山鹿。聞菊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祈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歿。時長門國為知盛所管。其日代紀通資。獻船百餘艘。以徙讚岐屋島。阿波豪傑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且為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為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達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

未
會
尊
尊

日
月
是
子
王
成
法
無
萬
年
歲

張
寒
平
秋
收

天
下
唯
我
獨
八
石
成
歲
君
前
壯
年
丹
道

天
上
天
下
唯
我
獨
八
石
成
歲
君
前
壯
年
丹
道

乙
未
亥
癸

字
五

成
歲

君
前

壯
年

丹
道

習水戰。屬日蝕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二百級。初藤原之戰。妹尾兼康為敵將。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為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寨。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刃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還。十一月。教盛教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山

寨士箇切与皆曰
難活也或作柴

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汝與其敵凡人。寧敵王者。遂舉兵。及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道義仲乃謂將士曰。為帝為院。唯吾所欲。為公為卿。唯汝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為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為從。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宣答曰。天子在焉。汝免曾弑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

馬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衆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凶狀如此。飛舸追之。廳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磨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木城。教經赴攻。一書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舉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山。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

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卽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清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爲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爲家長所獲。忠度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澄給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關。捕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爲所殺。忠澄檢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爲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關。顧答曰。吾羞與若鬪也。高家怒。

日本外史 卷之一
逼之。經止下馬自殺。其弟經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歿。通盛妻聞其夫歿。投海而歿。教經航赴汝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弱者無數。知盛初為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關斬其一騎。歿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為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歿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為之。謂之何哉。因歔歔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為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

假款

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插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汝貽書守盛。使效神器。則有汝歿。汝還屋。鳥對曰。臣宗世建勳王家。而子孫卒為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此一人。臣不才。至為累囚。微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教。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為不可。教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尚思貞盛清盛遺勳。則辱

托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若
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斬而
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搢致之鎌倉延見
使握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有重衡不肯聽遂語賴朝曰
重衡至此命也公尚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歟賴朝乃
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
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
搥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千手朗吟口燭暗數行虛氏
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更遣
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僧侶請斬于奈

良阪二女皆削髮為尼云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
孛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
然見帥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憶家不堪是歲三月
間出之京師途梗不達於是赴高野山偶值其舊臣為僧
者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
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冰而歿乃與俱詣焉殺
那智海妖豫命隸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
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烏拔圓
二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烏於清盛傳拔圓於賴盛二
家自是相惡賴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賴朝以書名之

悒於及切

且曰必攜宗清賴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
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
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
破州守護大內惟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
為惟能所敗歿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
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
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嚮欲守京師公等不從
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
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
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效首屋島宗盛檢之時聞源義經

被成之
即成能

鍾鍛頸鎧

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良
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今將士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
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
岸挑戰美尾屋卜郎首來鬪而走景清追攬其鎧鎧斷挂
之雜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歟敵莫敢近我兵踵
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召教經
曰我兵數逸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
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迫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
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
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

港
丁舍切
直深切

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還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輿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歟毋退生一心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尊卑願決戰山口成良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良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因請宗盛乃名成良曷之成良唯唯知盛握刀自宗盛宗盛終

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良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答曰卿等當睹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汙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擊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大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歟皇太后繼投東兵鈎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歟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歟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為計多殺雜兵母為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歟耳乃進索義

經率與之遇。教經免胄，撒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
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
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歿。宗盛與清宗
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洎而遁。敵兵鈎獲之，藤原景經、景
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追斬一人，中箭歿。知盛
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歿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
八人殉之。時壽永二年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遁，已
而自殺。宗盛父子與皇弟皇太后平時忠以下從義經而
東，有命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輿中四望，清宗不仰
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底。清宗守兵

進

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賴朝廷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
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歿。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
自殺。宗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藤原，父子別拘。知將
被殺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歿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
是皆被斬。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
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姪也。相國期
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
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歿，時忠等皆
處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恐其與平氏遺
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胤子，伏

音本
各布哀切

刀及一作

匿所在者。幼孩生理之。稍長者刃之。其母若保。往往隨。歎
啼哭。四聞。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爲人所告。
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文覺。且思重盛德。
已也。特有之。削髮爲文覺弟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歎。
初維盛弟忠房。遁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當族人西
奔時。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攜匿備後。後徒伊賀。平氏舊
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重盛骨。
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
八年。鎌倉有土木事。賴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
魚鱗于眼。以爲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刃。曰。

平氏臣忠光。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
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絕食飲。月餘。賴朝大索。天
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
盛嗣。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
原能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而
歎。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
歸之。舉兵據湯淺城。爲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盛
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事覺。
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
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氣比道廣。

爲其廐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爲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既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園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卽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縛。賴朝而讓之曰。盍歿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刃銳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

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原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遠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

彼已氏斥藤原氏

焉。甚則易置其主。視猶奕棋。清盛所為。無一不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驚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為而不可。世以其拔興之無漸。羣起咎之。而不言有為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籍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為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

籍借也

騙誑也賺也

院改法皇上皇之改令也

每為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騙花山也。源賴信實悍衛道途。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朝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管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管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歿。盡反其所為。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為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歿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倚琵琶。

飭恥力切謹貌

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敘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蓋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是為中宗。天智子大友即位。而天武以叔父篡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帝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絕。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

之其子。是為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即位。是為清和帝。清和子陽成。為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升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計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

字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政在天子。白河以後已辭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助天智。效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為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嬖於孝謙。始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其後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而自平城以下。至於文德。又皆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嗣。為不比等四世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懾人主非一日。又可知。

無以
下字

也。清和生九歲即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為平守平。村上欲立為平為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為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公道兼賺花山遜位。而以一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而賴通生師

賺
血陷切賣也

議為一作議其

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兼實。他克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為五派。更為攝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宜乎大亂之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徒存空名。可不哀耶。外史氏曰。吾閱史。有知王霸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大江廣元。為聽使衛尉。攝政兼實議為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

例。嗚呼。以門閥為賢。以格例為政。驅其才俊。以資梟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移邪。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聽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為榮辱。賴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為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日本外史卷一終

夫
 國之興衰其不出也而天以辨其高下益火以助其豐
 者之盛散者損也此所謂門如自彼事而後海火亦常
 其也其由是而觀之天下之無常變如葉落而風吹也
 隨之少而變多者固多矣其所以然者天之道也夫
 國之興衰其不出也而天以辨其高下益火以助其豐
 者之盛散者損也此所謂門如自彼事而後海火亦常
 其也其由是而觀之天下之無常變如葉落而風吹也
 隨之少而變多者固多矣其所以然者天之道也夫

海野幸次所



Kumano